

歐陽文忠全集

冊六

集古錄跋尾卷第七

集一百四十

唐開元金錄齋頌 天寶九年衛包書撰

右開元金錄齋頌雖不著書人姓氏而字爲古文實爲包書也唐世華山碑刻爲古文者皆包所書包以古文見稱當時甚盛蓋古文世俗罕通徒見其字畫多奇而不知其筆法非工也余以集錄所見三代以來古字尤多遂識之爾 右集本

唐龍興七祖堂頌 天寶十年

右龍興寺七祖堂頌陳章甫撰胡霈然書霈然筆法雖未至而媚熟可喜今上黨佛寺畫壁有霈然所書多爲流俗取去匣而藏之以爲奇翫余數數於人家見之其墨蹟尤工非石刻比也 右真蹟

唐明禪師碑 天寶十年 鄭靈之撰徐浩書

秋暑困甚覽之醒然治平丙午孟饗致齋東閣書 右真蹟

唐徐浩玄隱塔銘 天寶十一年

右玄隱塔銘徐浩撰并書嗚呼物有幸不幸者視其所託與其所遭如何爾詩書遭秦不免煨燼而浮圖老子以託於字畫之善遂見珍藏余於集錄屢誌此言蓋慮後世以余爲惑於邪說者八字集本作之疑余也比見當世知名士方少壯時力排異說及老病畏死則歸心釋老反恨得之晚者往往如此也可勝歎哉右真蹟

唐顏真卿書東方朔畫贊天寶十三年

右東方朔畫贊晉夏侯湛撰唐顏真卿書贊在文選中今較選本二字不同而義無異也選本曰棄俗登仙而此云棄世選本曰神交造化而此云神友右集本

唐畫贊碑陰歲月見本文

右畫贊碑陰唐顏真卿撰并書湛贊開元八年德州刺史韓思復刻于廟天寶十三年真卿始別書之右集本

唐顏魯公題名歲月見本文

右靖居寺題名唐顏真卿題按唐書紀傳真卿當代宗時爲檢校刑部尚書爲宰相元載所惡坐論祭器不修爲誹謗貶硤州員外別駕撫州湖州刺史載誅復爲刑部尚書而此題名云永泰二年真卿以罪佐吉州與史不同據真卿湖州放生池碑陰所序云貶硤州旬餘再貶吉州蓋真卿未嘗至硤遂貶吉而史氏但據初貶書于紀傳耳真卿大曆三年始移撫州嘗遊靖居時猶在吉也右集本

同前

右魯公題名言五字集本作顏魯公華嚴靖居寺東西二林題名靖居寺在吉州據魯公言永泰二年真卿以罪貶佐吉州據舊二字集本作按唐書列傳云真卿代宗時爲刑部尚書爲宰相元載所惡貶硤州員外別駕撫州湖州刺史載誅復爲刑部尚書不書其貶吉州也按真卿湖州放生池碑陰自敘云貶硤州旬餘再貶吉州蓋真卿未嘗至硤遂貶吉州集本無此四字而史官闕漏但書其初貶爾嘉

祐八年十月廿三日書右真蹟

唐顏真卿麻姑壇記大曆六年

右麻姑壇記顏真卿撰并書顏公忠義之節皎如日月其爲人尊嚴剛勁象其筆畫而不免惑於神僊之說釋老之爲斯民患也深矣右集本

唐顏真卿小字麻姑壇記歲月關

右小字麻姑壇記顏真卿撰并書或疑非魯公書魯公喜書大字余家所藏顏氏碑最多未嘗有小字者惟干祿字書注最爲小字而其體法與此記不同蓋干祿之注持重舒和而不局蹙此記適峻緊結尤爲集本無此字精悍此所以或者疑之也余初亦頗以爲惑及把翫久之筆畫巨細皆有法愈看愈佳然後知非魯公不能書也故聊誌之以釋疑者治平元年二月六日書右真蹟

唐中興頌大曆六年

右大唐中興頌元結撰顏真卿書書字尤奇偉而文辭古雅世多模以黃絹爲圖障碑在永州磨崖石而刻之模打既多石亦殘缺今世人所傳字畫完好者多是傳模補足非其真者此本得自故西京留臺御史李建中家蓋四十年前崖石真本也尤爲難得爾

右集本

又

右中興頌世傳顏氏書中興頌多矣然其崖石歲久剝裂故字多訛缺近時人家所有往往爲好事者嫌其剝缺以墨增補之多失其真余此本得自故西臺李建中家蓋四十年前舊本最爲真爾

右真蹟

唐千祿字樣大曆九年

右千祿字樣別有模本文注完全可備檢用此本刻石殘缺處多直以魯公所書真本而錄之爾魯公書刻石者多而絕少小字惟此注最小而筆力精勁可法尤宜愛惜而世俗多傳模本此以殘缺不傳獨余家藏之治平丙午九月二十九日書

右集本

唐千祿字樣模本歲月見本文

右千祿字樣模本顏真卿書楊漢公模真卿所書乃大曆九年刻石至開成中遽已訛缺漢公以謂一二工人用爲衣食之業故摹多而速損者非也蓋公筆法爲世楷模而字書辨正僞繆尤爲學者所資故當時盛傳於世所以模多爾豈止工人爲衣食業邪今世人所傳乃漢公模本而大曆真本以不完遂不復傳若顏公真蹟今世在者得其零落之餘藏之足以爲寶豈問其完不完也故余并錄二本並藏之亦欲俾覽者知模本之多失真也右集本

又

右顏魯公千祿字書乃大曆九年刻石至開成中遽已訛缺蓋由公筆法爲世楷模而字書辨正僞繆尤爲學者所資而當時盛傳於世爾漢公謂一二工人用爲衣食之業者惜其傳模多而早損然豈止爲工人爲衣食業也今世人多傳漢公模本而大曆真本以不完遂

不復傳若顏公真蹟今世在者得其零落之餘藏之尤足爲寶豈問其完不完也故余并錄二本並藏之亦欲俾覽者知模本之多失真也治平元年正月五日錫慶院賜壽聖節宴歸書右真蹟

唐歐陽瑄碑大曆十年

右歐陽瑄碑顏真卿撰并書余自皇祐至和以來頗求歐陽氏之遺文以續家譜之闕旣得顏魯公歐陽瑄碑又得鄭真義歐陽謚墓銘以與家所傳舊譜及陳書元和姓纂諸書參較又問於呂學士夏卿夏卿世稱博學精於史傳因爲余考正訛舛而家譜遂爲定本然獨瑄碑所失者四顏公書穆公封山陽郡公呂學士云陳無山陽郡山陽今楚州是也當梁陳時自爲南兗州而以連州爲陽山郡然則陳書及舊譜皆云穆公封陽山公爲是而顏公所失者一也舊譜皆云堅石子質南奔長沙顏公云自景達始南遷其所失者二也歐陽生自前漢以來諸史皆云字和伯而顏公獨云字伯和二字義雖不異

然當從衆又顏氏獨異初無所據蓋其繆爾其所失者三也元和姓纂及誌銘皆云胤約之子而顏公獨以爲紇子其所失者四也璉之世次不應舛亂如此蓋諱之卒葬在咸亨上元之間去率更未遠真義所誌宜得其實璉卒大曆中唐之士族遭天寶之亂失其譜繫者多顏公之失當時所傳如此不足怪也治平元年夏至日書銘闕其末數句不補右真蹟

唐杜濟神道碑大曆十二年

右杜濟神道碑顏真卿撰并書藝之至者如庖丁之刀輪扁之斲無不中也顏魯公之書刻於石者多矣而有精有粗雖他人皆莫可及然在其一家自有優劣余意傳模鐫刻之有工拙也而此碑字畫遒勁豈傳刻不失其真者皆若是歟碑已殘缺銓次不能成集本有其字文第錄其字法爾嘉祐八年中元假日書右真蹟

唐杜濟墓誌銘大曆十二年

右杜濟墓誌銘但云顏真卿撰而不云書然其筆法非魯公不能爲也蓋世頗以爲非顏氏書更俟識者辨之右真蹟

唐顏真卿射堂記大曆十二年

右射堂記顏真卿書魯公在湖州所書刻於石者余家集錄多得之惟放生池碑字畫完好如干祿字書之類今已殘闕每爲之歎惜若射堂記者最後得之今僕射相公筆法精妙爲余稱顏氏書射堂記最佳遂以此本遺余以余家素所藏諸書較之惟張敬因碑與斯記爲尤精勁惜其皆殘闕也右集本

唐張敬因碑大曆十四年

右張敬因碑顏真卿撰并書碑在許州臨潁縣民田中慶曆初有知此碑者稍稍往模之民家患其踐田稼遂擊碎之余在滁陽聞而遣人往求之得其殘闕者爲七段矣其文不可次第獨其名氏存焉曰君諱敬因南陽人也乃祖乃父曰澄曰運其字畫尤奇甚可惜也右

又

右魯公之碑世所奇重此尤可珍賞也廬陵歐陽脩書右續添

唐顏勤禮神道碑大曆十四年

右顏勤禮神道碑顏真卿撰并書序顏溫二家之盛云思魯大雅在隋俱仕東宮愍楚彥博同直內史省遊秦彥將皆典祕閣按唐書云溫大雅字彥弘弟彥博字大臨弟大有字彥將兄弟義當一體而名大者字彥名彥者字大不應如此蓋唐世諸賢名字可疑者多封德彝云名倫房玄齡云名喬高士廉云名儉顏師古云名籀而皆云以字行倫喬儉籀在唐無所諱不知何避而行字余於中書見顏氏裔孫有獻其家世所藏告身三卷以求官者其一思魯除儀同制其一勤禮除詹事府主簿制其一師古加正議大夫制思魯制云內史令臣瑀宣者蕭瑀也侍郎臣封德彝奉舍人臣彥將行不應內史令書

名而侍郎舍人書字又必不稱臣而書字則德彝彥將皆當爲名師古制有尙書左僕射梁國公玄齡右僕射申國公士廉又有吏部尙書君集者侯君集也侍郎纂者楊纂也四人並列於後不應二人書名二人書字也則玄齡士廉亦皆當爲名矣又師古與令狐德棻同制不應德棻書名而師古書字則師古亦當爲名也然余家集錄有申文獻公瑩兆記是高宗時許敬宗撰云公諱儉字士廉敬宗與士廉同時人而爲其家作記必不繆誤則士廉又當爲字也然告身書字在瑤豈安今新唐書雖云房玄齡字喬顏師古字籀以高儉瑩兆記爲名則喬籀果爲字乎又按元和姓纂封氏隋人隋通州刺史繡生四子曰德潤德興德如德彝又云德彝更名倫亦不知果是否唐去今未遠事載文字者未甚訛舛殘缺尙可考求而紛亂如此故余嘗謂君子之學有所不知雖聖人猶闕其疑以待來者蓋慎之至也

古今集

唐顏氏家廟碑建中元年

右顏氏家廟碑顏真卿撰并書真卿父名惟貞仕至薛王友真卿其第七子也述其祖禰羣從官爵甚詳右集本

唐顏魯公書殘碑歲月闕

右顏氏殘碑以家廟碑考之是顏允南碑也家廟碑云允南歷殿中膳部司封郎中司業金鄉男此碑云肅宗入中京遷司封尋封金鄉縣男又云遷國子司業此碑云二子頴頴好爲五言詩授校書郎早卒家廟碑亦云頴好五言校書而此碑又云與弟允臧同時臺省則爲允南可知不疑惟書頴事家廟碑云侍郎蔣冽賞其判此碑云爲崔器所賞小不同爾治平元年寒食日書右真蹟

又

余謂顏公書如忠臣烈士道德君子其端嚴尊重人初見而畏之然愈久而愈可愛也其見寶於世者不必多然雖多而不厭也故雖其

殘缺不忍棄之右集本

唐湖州石記歲月闕

右湖州石記文字殘缺其存者僅可識讀考其所記不可詳也惟其筆畫奇偉非顏魯公不能書也公忠義之節明若日月而堅若金石自可以光後世傳無窮不待其書然後不朽然公所至必有遺蹟故今處處有之唐人筆蹟見於今者惟公爲最多視其鉅書深刻或託於山崖其用意未嘗不爲無窮計也蓋亦有趣好所樂爾其在湖州所書爲世所傳者惟干祿字放生池碑尙多見於人家而干祿字書乃楊漢公摹本其真本以訛缺遂不復傳獨余集錄有之惟好古之士知前人意之深則其埋沉磨滅之餘尤爲可惜者也右集本

唐顏魯公帖歲月闕

右蔡明遠帖寒食帖附皆顏魯公書魯公後帖流俗多傳謂之寒食帖集本無此十三字其集本有後字印文曰忠孝之家者錢文僖公

自號也希聖錢公字也又曰化鶴之系者丁崖相印也潤州觀察使者錢惟濟也右真蹟

唐顏魯公二十二字帖歲月闕

斯人忠義出於天性故其字畫剛勁獨立不襲前蹟挺然奇偉有似其爲人右真蹟

唐顏魯公法帖虞世南帖附 歲月闕

右顏真卿書二帖并虞世南一帖合爲一卷顏帖爲刑部尚書時乞米於李大夫云拙於生事舉家食粥來已數月今又罄乏實用憂煎蓋其貧如此此本墨蹟在予亡友王子野家子野出於相家而清苦甚於寒士嘗模帖刻石以遺朋友故人云魯公爲尚書其貧如此吾徒安得不思守約世南書七十八字尤可愛在智永千字文後今附於此右集本

唐元次山銘歲月闕

右元次山銘顏真卿撰并書唐自太宗致治之盛幾乎三代之隆而惟文章獨不能革五國二字集本作陳隋之弊既久而集本有其字後韓柳之徒出蓋習俗難變而文章變體集本作之又難也次山當開元天寶時獨作古文其筆力雄健意氣超拔不減韓之徒也十二字集本作雖少雄健而意氣不俗亦可謂特立之士哉右真蹟

唐呂譔表上元二年

右呂譔表元結撰顧戒奢八分書景祐三年余謫夷陵過荆南謁呂公祠堂見此碑立廡下碑無趺石埋地中勢若將踣惜其文翰遂得斯本而入于地處字多缺滅今世傳元子文編亦有此文以碑考之集本首尾不完中間時時小異當以石本爲是然石本亦自多亡缺可不惜哉右集本

又

景祐三年余謫夷陵過荆南謁呂公祠堂見此碑立廡下碑無趺石

埋地中勢若將踣惜其文翰遂得斯本而入於地處字多缺滅今世傳元子文編所載首尾不完中間時時小異當以石本爲是集錄實不爲無益矣然石本亦自多亡缺可不惜哉書者顧戒奢也余得此碑三十年矣暇日因偶題之嘉祐八年五月中旬休日書右真蹟

唐元結窪罇銘永泰二年

右窪罇銘元結撰瞿令問書次山喜名之士也其所有爲惟恐不異於人所以自傳於後世者亦惟恐不奇而無以動人之耳目也視其辭翰可以知矣古之君子誠恥於無聞然不如是集本有人字之汲汲也右真蹟

唐元結陽華巖銘永泰二年

右陽華巖銘元結撰瞿令問書元結好奇之士也其所居山水必自名之惟恐不奇而其文章用意亦然而氣力不足故少遺韻集本無此九字君子之欲著于不朽者有諸其內而見於外者必得於自然